

中国短篇小说
年度佳作
2015

孟繁华·主编
MENG FANHUA · ZHUBIAN

中国
短篇小说
年度佳作
2015



孟繁华·主编
MENG FANHUA · ZHUBIAN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 2015 / 孟繁华主编.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1-12854-6

I . ①中… II . ①孟…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5893 号

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 2015

Zhongguo Duanpianxiaoshuo Niandu Jiazuo 2015

主编 孟繁华

责任编辑 张静芳 卫银花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386 千字 印张 21

ISBN 978-7-221-12854-6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言

短篇小说的“情义”危机

——2015 短篇小说情感讲述的同一性

吴丽艳 孟繁华

多年前，作家方方发表了中篇小说《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情感故事：瑶琴姑娘死心塌地爱上了她的“白马王子”杨景国。在爱情即将修成正果步入婚姻的前夕，杨景国死于突如其来的车祸。与杨景国同时死于非命的还有另外一个女子。从此，灾难如阴影挥之难去。直到中年，她又结识了一个男人，但无论这个男人如何爱她，她都难以让生活重新开始。当她最后一次去墓地告别旧情准备重新生活的时候，得知多年前杨景国死亡的真相，让她不慎落下的擀面杖又使第二个男人死于非命——当年，就是这个男人的妻子与杨景国死于同一场车祸！而同样悲痛欲绝的男人弥留之际说了一句话：“你要是实在忘不掉那就不忘吧！”小说发表后在读者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转载、评论，一时蔚为大观。方方写了一个惊涛裂岸的与情爱有关的故事，但小说写了人性的两面性：背叛与真情。杨景国是一个猥琐的男人，但瑶琴对爱情的执着像火光一样照亮了这个小说。

方方的这篇小说的发表距今将近十年，但小说对这一情感领域的书写仍如火如荼居高不下。当然，没有什么题材比情感更适于小说。但我们发现，十年之后，对情爱的书写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有薄情、背叛、算计、欺骗、冷漠而没有爱情。小说写的都与情和爱有关，但都是同床异梦危机四伏。这种没有约定的情感倾向的同一性，不仅是小说中的“情义危机”，同时也告知了当下小说创作在整体倾向上的危机。

刘庆邦是当代小说圣手，我曾命名他是“短篇王”。看过《杏花雨》之后，我觉得刘庆邦确实出手不凡。离了婚的两个青年男女，为了男方父亲奔丧。经过男方争取女方妥协终于达成了奔丧协议。至于两人为什么离婚倒无紧要，这个时代离婚理由总会冠冕堂皇。重要的是刘庆邦在写两人奔丧面对男方死了的父亲时的场景。死了父亲痛哭在所难免，他们也真是哭得撕心裂肺一泻千里。可他们真是为死的父亲和前公公痛哭吗？男人董云声哭的是，离婚后——

他在银川找到的工作是在一家快递公司当快递员，每天骑一辆箱柜式电动三轮车，穿行在大街小巷，给人家送快递。作为一名学经济管理的本科毕业生，当快递员只是他的权宜之计，他的目的是尽快积累一定的资本，办一家自己的快递公司，自己当老板，自己管理公司。为了多挣钱，他每天早出晚归，跑得马不停蹄。就说今年过春节吧，别的快递员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奔忙，连除夕和大年初一都不休息。为了省钱，他对自己很是苛刻。饿得不行了，他常常是泡一碗方便面充饥。鞋底子磨穿了，他舍不得买新鞋，就到垃圾堆里拣一双人家丢弃的旧鞋穿。爸爸那一辈是不容易，别人哪里知道，到了他这一辈，过得很不容易，也有道不完的委屈，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啊！董云声从没有这样哭过，这一次他是彻底放开了。如果为爸爸而哭只是由外而内，到了为自己而哭，就变成了由内而外。谁都是一样，只有从内心生发，只有为自己而哭，才会哭得这样持久，这样惊天地，泣鬼神。

女方安子君呢——

安子君怎么办？来之前，她没打算下跪，没打算哭，要保持自己的形象。按她的设想，她给董云声一点面子，配合董云声走一下过场，也就完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董云声上来就给她来了这一手。以前，董云声在她面前以硬汉子自居，遇事极少掉眼泪。她看书掉眼泪，看电视剧掉眼泪，董云声还笑话她泪窝子浅，泪水子多。她和董云声办离婚手续的那天，董云声的情绪虽说有些低落，但一滴子眼泪都没掉。看来董云声并不是不会哭，也并不是不会掉眼泪，他一哭竟哭得这般霹雳闪电，一流泪竟流得如此泪水滂沱。安子君见不得别人哭，见董云声哭得这样痛心，她的眼泪“呼”地就下来了。她特别听不得女儿哭，女儿和她是连心的，女儿是吓坏了，她是心疼坏了。她对董泉说：董泉，董泉，不要害怕，妈妈在这里！这样劝着女儿，她膝盖一酸，不知不觉就跪了下来。一跪下来，她就加入了与董云声、董泉的合哭。他们的合哭是三重，有男声、女声，还有童声。

这里，女儿董泉为董云声哭，董云声和安子君都是为自己哭。这场轰轰烈烈的奔丧和哭丧，都与死了父亲、公公、爷爷没有关系。真是不动声色便有雷霆万钧之力。当然，小说间或处理的世道人心亦有深意，社会险恶人心不古，于是，这两个分道扬镳的夫妻还会破镜重圆吗？一场离婚，一场奔丧，让安子君看到了男人世界，让董云声看清了自己，我们看到的则是五色杂陈的世界和众生相。

黄咏梅的《证据》是一篇女性小说还是一篇情感小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二人世界里深刻地塑造出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女子和一个心机颇深的老道男人。相差二十一岁的律师和一个艺术院校出身的女孩组成了家庭。女孩从此成了家庭“全职太太”，男人在外立万扬名。女孩倒也心甘情愿，但从此也失去了自我甚至自由：女孩说要给一个蓝鲨配一个伴儿，男人说要讲风水，一个月之后才可以；女孩要和同学聚会在外过夜，男人说：你“睡熟以后，鼾声如雷，简直，简直不可想象”，这样的美女有这样的毛病不等于毁容吗？女孩上微博，但男人总是在后面掌控，经常删她的信息。女孩耐不住寂寞也为了秀一下恩爱，他们将他们买鱼时让老板娘拍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她看到了自己，笑得眼睛只剩一条缝，她也看到了大维，他们头碰着头，各自手上举着两只鱼缸，里边的那几条鱼，现在正悠闲地游弋在他们右侧的大鱼缸里。这些鱼顿时消灭了沈笛对这张照片的陌生感，这就是那天他们去水世界让老板娘拍的合影。

就是这张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又有一条关于男人的微博：“我在澳洲圣安德鲁大教堂前为此刻抗争的弟兄们祈祷。”于是，缺席一个重要案件的著名律师遭到了网友的诟病和质疑。女孩甚至为男人开脱说自己说了谎。几天后男人真的去了澳洲，他是为那件“要事”去的吗？女孩在临睡之前在自己对面架起了摄像头，她要取下这一夜作为“证据”。她是否打鼾将不证自明，这个男人说的所有的“名人名言”也将不攻自破。著名律师的不可靠告诉女人的是，一个女人不能像婚纱摄影师说的那样：“只要傻傻地看着老公就好。”女人的独立性对女人来说大概是最可靠的。这应该是近些年来最为令人震动甚至惊悚的女性小说。

张楚的《略知她一二》，是一篇色调非常抑郁的小说。说抑郁是一种阅读的心理感觉。一个二十岁的在校大学生与一个看楼的女宿管、一个半老徐娘发生了不伦关系，这种本应是浪漫、有情调的男女之事，却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祝福。表面看这是一篇多少有些“色情”的小说，但“色情”只是这篇小说的外壳，里面包裹的是惨不忍睹的悲惨人生。宿管安秀茹的生活如果没有这表面色情是无法揭开的。小说写得相当沉重，读过之后一点色情感都没有：它不是刻意写色情，而

是意在言外。张楚就这样将一个根本不会被人注意的普通女人的善良、隐忍甚至浪漫，写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在一个最边缘、最底层的地方，绽放出了一朵茁壮和夺目的文学花朵。

这几篇小说如果单独看，都是非常有特点有想法的好小说。它们对人的心理、行为、肉身的讲述与刻画，都令人深感震撼，它们讲述的经验也并不相同。但是，这里却共同表达了人性无情无义的相似性：无论是试图修好、貌似恩爱还是一时求欢的男女，他们都与爱情无关。一起阅读这些小说，爱情已然是一幅末日的图景。这是同一性造成的必然后果，其背后隐含的是作家对情感生活认知的差异性缺失。时代的情感生活怎样是另一回事，作家如何占有和表达情感生活，挑战的不仅是作家对时代情感生活的了解，更具挑战性的是作家如何书写出情感生活的更多面性。当然，这只是有关情感生活书写同一性的一个方面。

葛水平的《望穿秋水》，是一篇以城乡或等级关系为思想背景的小说，也是一篇写人的情感和心理变化的小说。乡村女孩闫二变长到了十六岁，在60年代的乡村已然是个大姑娘。她“心里确实看中了会计家的晚生儿子李要发”，可无论李家还是李要发，都看不上闫二变。看不上闫二变也就是看不上闫家，闫家太穷也没有地位，糊墙还要到李要发家要账本糊。闫二变的婚事没了着落。响应积肥号召的老爹闫五则要到城里积肥，带上了闫二变。闫二变遭受城里人的白眼和受的气可想而知。但积肥却改变了闫二变的命运：“闫二变年底时被公社披了红花”“二变因为受苦提拔成了李坊村生产小队的队长”“闫二变上报纸了，得下的奖状贴满了自己家的墙，县长见了二变都要专程快走几步路来握手”。闫二变早已不是原来的闫二变了。这时的李要发试图主动来找闫二变，可闫二变的态度却变了：她不同意了。可是面对闫二变的各种荣誉，闫五则就是高兴不起来，“叫他心急的是二变还没有成家。二变也老辣得很，见了成家立业的李要发很大方地赶上前握手，甚至问候说：‘有苦难找组织。’谁是组织，闫二变是组织。李要发居然低头哈腰说：‘怎么好意思给组织添麻烦。不敢不敢！’说完急匆匆走开。”闫二变和李要发的地位是颠倒过来了，当年的屈辱已荣光置换。李要发在她心里确实死了。但是，李要发之死真正的原因是闫二变一次偶然的经历：

那是一个向晚的黄昏，瘦高个男生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到闫二变租住的院子里，他围了一条围巾，那围巾是一前一后搭拉着，像电影里的五四青年似的，让闫二变看到了激动的画面，不由得和村庄里的会计儿子李要发又悄悄比较起来。人和人是不能比的，其实还没有来得及比，她就发现了自行车后座上还拖着一位女学生，女学生脖子上围

了红围脖，两条油黑的大辫子在胸前挂着，一双眼睛不大却水汪汪的，闫二变在她面前显得很不自在。闫二变进屋子里洗了手换了衣裳出来时，看到那女学生两只手不时地在鼻子前扇。瘦高个的男同学显然是想和对方沟通，想让她知道社会上还有闫二变这样的妮子，不能仰仗了自己的小姐脾气不懂得尊重人。看看有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吧！男学生指着闫二变。女学生瞪了眼睛看闫二变，一步一步地往后退。瘦高个男学生突然拽了女学生的手要她走近闫二变，女学生撅着屁股不走，到底还是把她拽到了闫二变身边。女学生干脆用另一只手捂严实了嘴和鼻子，闫二变不知道自己怎么啦，好久都没有照过镜子了，想说话说不出来，底气不壮的样子。自己身后可站着李坊村的全体农民呢，怎么就底气不壮了呢。木木地站着有一会儿，女学生憋不住了松开手“哇”一声开始呕吐，瘦高个男学生丢开对方的手时，女学生站起来跑了。

瘦高个并没有去追对方，拉住闫二变的手说：“你才是我们祖国未来的希望。”讲完后从书包里掏出一本新小人书《山乡巨变》放到闫二变手里扭身走了。

是这一次经历彻底改变了闫二变对男人的想象。“一辈子经见了一件事，就叫人家牵着走了，一辈子真是不长，当年的影子仿佛还在眼前。说这话时劳动模范闫二变六十岁了。”一个姑娘就凭着对男人新的想象一直过到六十岁。这当然是上世纪60年代乡村的情感逻辑。葛水平在书写这一故事的时候已经是21世纪了，她在为闫二变遗憾的同时，显然也有挥之难去的痛惜。闫二变固守自己对爱情的想象，她做到了矢志不渝。即便我们不去评价闫二变的爱情观，仅就闫二变坚守爱情乌托邦这一点来说，葛水平如果不将时间挪移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一切仍然是无法实现的。

80后作家陈莉莉的短篇小说《幸福链》，无论对情感处理还是细节处理，都表达了这一代作家截然不同的情感方式和思想方式。小说的母题原型应该是“王子与灰姑娘”的故事：一个初三的女同学“我”，被初二的王子——校长的儿子万小东看上了。万小东特殊的身份和一定与众不同的风采迅速俘获了我。他不准“我”与别的男同学说话，“我”欣然从命，心也归属了王子。一次返校晚归，被学校宣布为“乱搞男女关系”，声名狼藉的“我”被万小东怀疑处女膜破裂也在情理之中。于是，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场景出现了：“我”竟然要求万小东亲自检查处女膜：这个懵懂的少年第一次见到女性真实的隐秘处，并按照生理卫生

教科书处乱不惊地完成了这一仪式。此后十年过去，“我”以为人生不会再有交集。但十年后的一天，万小东突然不期而至于“我”与对象独处的宿舍，并扬言“找我老婆”，然后倒在“我”的床上便睡。“我”的对象尴尬得云里雾里：

“我”不知道自己注视了他多久，抬起眼时，只见对象两手哆嗦，惊痛地裹着“我”。他勉强说：“要不，我送你朋友去宾馆？”我说：“不用。”他问：“那，我先走？”我说：“好。”他放下手头的两本书，拎起一把雨伞（一定是昏了头，因为外面根本没下雨），夺门而出。

十年的时间并没有让青春时节的爱随风飘散。他们理所当然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然而，今天的王子对情爱的不确定性以及“我”因病不断膨胀的体型，决定了他们必定面临艰难的以后。万小东又有了朱妮妮并且怀孕生子。“我”虽然可以坦然面对，但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朱妮妮居然生下了孩子名曰“小刀”。

“我”心怀叵测地驾驶老别克连撞两辆车包括朱妮妮的奔驰。就在警察处理事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田田旁边，躺着一个襁褓里的婴儿，像鸟窝里的一个蛋。小脸赤红赤红，眼睛紧紧地闭着，两只小拳头举在耳边，酷似“投降”的姿势。田田几个月大时，一睡着就摆出这个姿势，像是婴儿对成人世界的求告，看了让人非常心疼。原来婴儿都会做出这个动作。我小心地将他抱起来，他身上有股浓郁的奶香味，非常好闻。我仔细看了看他的眉眼，很有几分田田的模样，眼线很长，鼻梁挺挺的，嘴唇紧紧抿着，一定是我们的小刀，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啊。我将他挨在脸颊上亲了亲。可是，他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万小东呢？我向路那头张望，这条路又恢复了空荡荡的模样，两排槭树静默地立在一旁，路上不知什么时候起，已经铺了层薄薄的槭树叶，像一条金黄色的地毯，绵延不绝，像要通向未来的世界。

读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并不新奇的情爱故事，被陈莉莉写得风华绝代气象万千。小说之所以感人，在我看来是陈莉莉以我们不曾经验的“真实”讲述了她的故事。这个真实当然是想象的和艺术的真实。比如“我”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竟让万小东亲自检查处女膜的大胆处理；比如“我”对万小东的痴情甚至置对面相处两年的对象而不顾等，都极端化地书写了一个“灰姑娘”对“王子”矢志不渝的爱情。在一个没有爱情的时代，还有什么能够抵挡这样的情感力量。但是，小说更感人的还是结尾的处理：“我”对这个名曰“小刀”的无辜孩子的由衷喜爱，不仅符合一个女性本能的性格，同时也意味着“我”与过去、与仇怨、与现实的和解。小说写得如此有境界，是我多年来不曾见过的。于是，我可能有理由对新一代作家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她们年纪轻轻但世事洞明；她们对爱的理解铭心刻骨浪漫至极；而对人心的理解，对情爱的理解，她们又是如此深情款款

沧海桑田。但是，这里有一个极大的错位：对一个孩子的爱置换了对万小东爱，这种爱与我们讨论的爱情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因此，葛水平的《望穿秋水》和陈莉莉的《幸福链》，在本质上与刘庆邦的《杏花雨》、黄咏梅的《证据》、张楚的《略知她一二》并没有区别。是对爱情书写同一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或许戴来的《表态》更尖锐地揭示了当下情感生活同一性的本质。小说情境设置在一个暗夜——看不清任何事物的面目。这时人的交流会发生微妙的心理变化。也就在这样一个暗夜中，小说中人物的心态被呈现出来：一个老者自己贴了一个寻找自己的“寻人启事”。他不为别的，只为能够让自己的老伴儿看见这个“启事”，然后看她是什么态度。于是，“表态”就成为小说所有人物关系的核心枢纽——“我”的前妻要再续前缘等着“我”表态、父母要抱孙子等着“我”表态、女友一夜未归显然是对“我”晚归的报复，也需要“我”表态。那个长者的“寻人启事”与“我”的当下遭遇，几乎构成了同构关系，长者的现在不仅是“我”的未来，也是“我”的现在。人没有归依的虚空感弥漫在小说每一个人物的心理和那个暗夜的整个空间。这是一个没有信任和爱的时代，大家心里的最高期许，也就是一个“表态”而已。“表态”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那是一个心理需要获得的安神剂或止痛药——而与真实没有关系。

二

情义危机的问题，弋舟的小说或许是一个有趣的个案。这些年，弋舟的小说无论艺术水准还是思想深度，在批评界备受好评。他在201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光明面》看上去相貌平平：一个没落、潦倒和已经破产的老板，坐在在自己公司沙发上做最后的喘息——他在处理后事：那座被抬上楼来的铜牛被安放好之后，这个破产的仪式基本就结束了。他的绝望、沮丧可想而知。这时几个人物相继出现：曾经合作的朋友、前妻、母亲、跟了自己多年的老出纳和一个来应聘的女孩。这些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鼓励这个中年老板，朋友说：“嗨，你要重拾生活的勇气”；母亲说：“没什么了不起，失败了还可以重来”；前妻的越洋电话说：“不要这样，你要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老出纳说：“你还年轻。你要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但是，这些友善或励志的鼓励并没有给这位老板带来任何触动。倒是一个来“应聘”的女孩改变了老板的沮丧颓唐和绝望。女孩当然不会对老板说“你要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之类的空洞无力话，但是，她应聘了清洁工之后，生机勃勃地劳作起来的同时，和老板有这样一段对话：

“跟我说说，”女孩开始翻弄她背着的小包，“最消极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沙发。”他捂着脸说，听得见自己脑袋里的血管“砰砰”作响。

“哦，沙发。”女孩若有所思地重复着。“想开点，”她说，“就算变成了一张沙发也没什么不好。地球这么大，而我也占了一席之地。心情糟糕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这个，然后就开心得不得了——因为这让我显得像是一个地球性的公民。”她从包里翻出了一个褐色的纸袋，扒拉开，里面是半个发蔫的汉堡。

女孩用胳膊撞撞他，问道：“你也吃点儿？”

只见这时的老板：

他不得已放下了自己的双手。但是他的头却扭向一边。他不敢与女孩正视。他担心自己没准会流出泪来。白光灼灼，像十一月份的阳光，或者假冒的月光，亮度很高，却没什么热力。这当然不正常。日后岛民们必将如此纪念这个夏季。

他竭力掩饰着，站起来，迎面走向了那尊铜牛。铜牛已经被女孩擦得锃亮，在白光中熠熠生辉；牛眼瞪得浑圆，好像在考虑自己的处境——究竟是做一头华尔街铜牛，还是做一头漂亮的如同女人一样的奶牛？他也并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他只是被这样的念头所打动：此刻，世界在土崩瓦解，而他却身在光明面里。这个念头尽管充满了侥幸，但也显得那么能够抚慰人心。在地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女孩有滋有味地吃着她的半个汉堡。同样也占有一席之地的他弯腰捡起了地板上的那串钥匙。这就好像是重新拾起了生活的勇气。

小说讲述的是，流行的空话套话已经浸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难免言不由衷地应付。诚挚和发自内心的关爱几近奢侈。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话才是有力量的？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才是有感染力的？小姑娘还没有被社会虚假话语污染，她才是生活的“光明面”。另一方面，小说用的是后叙事视角：老板曾何等风光怎样破产，小说并没有讲述，它讲述的是老板破产之后怎么办。这与流行的讲述富人阶层的小说就这样划开了界限。

弋舟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平行》，是他只可想象尚未经验的小说，年轻的弋舟与“老去”甚远。因此，这是一篇“不可能”的小说，那是一个虚构的地理学老教授的经验。老教授在已经老去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追问什么是“老去”的问题，

这与人生的终极之问只有一步之遥。老教授经过几个人之后，获得了外部世界的答案：哲学老教授虽然一以贯之地说：“这会是一个问题吗？”，同时他用勃起和射精次数回答了他，哲学教授的意思是，你不会勃起和射精，“明白了吗？老去就是这么回事”；前妻用旧情未忘回答他；小保姆用她弃之不顾回答他；儿子用将他送到养老院回答他。这些直接间接的回答，从不同的方面回答了地理学老教授的追问。“老去”真是一个悲凉的事件，除了前妻在离婚离家时，因教授追出来给了她一把老式的黑伞，避免了她被抢劫和毁容的危险而对他念念不忘外，其他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真心关心他或认真对待他的追问。

老教授终于被自己那个冷漠的公务员儿子送进了养老院。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老教授陡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一如一个孩童进入了幼儿园。于是他决定“出逃”。他从养老院通过大半天的时间，乘公交车几经辗转，居然穿越了大半个城市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居然自己煮熟了半袋冰冻饺子，然而，他依旧“老去”到忘记了关好煤气阀门。意外的“出逃”成功，“一次新的重生似乎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这种感觉不禁令他百感交集，眼里不时地盈满了热泪。”地理学老教授终于找到答案了：“老去”，只能用自己的体验找到答案。“老去”就是躺倒，就是与地面平行。“老去”在与地面平行的同时，也就是解脱，就是获得了自由。人生的终极意义付之阙如，当“老去”时，一切是如此现实，“悲凉”几乎是“老去”的另一种解释。但是，当你离开这些“关系”——“如果幸运的话，你终将变成一只候鸟，与大地平行——就像扑克牌经过魔术师的手，变成了鸽子。”这个浪漫主义的虚无结尾，虽然只属于弋舟对“老去”诗意的想象，但是，除此之外“老去”还能怎么样呢？

近些年来，弋舟一直在追问人生的道路，追问人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不同的是，此前弋舟是在社会层面展开的，是外部世界挤压和人的反抗过程，那里多是无奈、屈辱甚至绝望；而这篇小说完全回到了人的自身，是生老病死，是临终关怀。即便如此，弋舟还是抵抗绝望与虚无，即便“老去”也要拒绝绝望和虚无。但是，也许人越是抵抗或突显什么，那个被抵抗的无形之物越如影随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就可与认为，《平行》仍然是一篇表达与虚无有关的小说呢？

弋舟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青年小说家之一。他的《所有路的尽头》《等深》《而黑夜已至》等诸多名篇，达到了这个时代中篇小说的极高水准。但是，这两个短篇小说也无可避免地沦入了情义危机的问题。“破落”、“老去”，都是人生的末路。倒不是说他追究的问题的同一性，而是他在处理小说人物情义问题时陷入了相似的模式。无论是“没落”还是“老去”，情感关系都是最亲的人，比如破落儿子与母亲的关系、“老去”的父亲与儿子的关系，都是淡然和冷漠的。

他们对人生的“末路”都没有给过真切的关注，或是千篇一律地劝慰，或是冷漠地将其驱逐。人心在这个时代已冷若冰霜。我们所说的情感，除了爱情，还有亲情、友情等。弋舟在处理亲情友情时，与上述处理爱情的小说的情爱关系基本相似的。真正的情和义都付之阙如。弋舟也曾经发问：“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葆有磊落的爱意，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具备生死契阔的深情”，这是弋舟的发问，当然也是他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在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将要讨论和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三

邓一光写深圳的小说，写得虚幻、恍惚、渺茫甚至怪模怪样。一种不确定的、迷离或似有若无的气息一直弥漫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因此，如果说邓一光是在写深圳，毋宁说他在写对于深圳的感觉。因此，他的深圳小说与北京作家写北京、上海作家写上海是完全不同的：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经验相对稳定，即便表面有较大变化，但历史和传统的力量一直在“较劲”似的扯住“过去”不放。因此，这些大都市无论跑得多么快，总有一股潜流仿佛在说“事实并非如此”。但深圳不同，这个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城市还处在婴儿期，它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你如何能够用“写实”的方法将它一览无余。因此，邓一光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感觉，真实感觉不用那么真实的笔法去写，就是邓一光关于深圳的写作策略。这篇《簌杜鹃气味的猫》，故事写得是一个即将“弃绝”这座城市的花木师罗限量和他的徒弟一定要找到那个虐猫的女人——在簌杜鹃花丛中丢弃了六只猫的尸体的女人。这个女人幽灵一样地不时在公园出现，于是，“寻找/藏匿”便成了小说的基本线索——那个虐猫女人最终被发现并被簌杜鹃刺伤。这个女人不断搅扰簌杜鹃，也搅扰了自然和社会秩序——

花木师罗限量离开簌杜鹃花丛，向高处一点的地方走去，阳光从更高的地方洒落下来，从他渗出微汗的额头上一片片掠过。很多年以前，他在谈唯一一次恋爱的时候，他给那个名字叫作汤云朵的姑娘讲了一个植物气味的故事，他没有告诉姑娘一件事，植物的气味有时候是邀请，但更多的时候是拒绝，它们希望访客不断，带走它们的孢子，去别的地方繁衍生长，但它们不希望访客留下来打扰自己，于是就用气味传递驱离访客的讯息，关于这个，昆虫们接受了，别的动物没有接受。

小说写得像城市上空的云岫：既缠绕在城市上空，又难以落地生根。因此，邓一光写的纯粹是一种关于深圳的感觉。是对生活环境中的语言兴趣，植物语言、人与动物交流语言、人际语言、城市的体制语言、地域交杂语言，它们相互交织，斑驳陆离，构成了主人公的生活，或者说生存环境，并且决定着它。

近年来的范小青，一直在书写城市生活的某些片段，这些片段几乎都是城市生活难以整合的“碎片”。这篇《碎片》的环境是城市，但是它的主角却是一个“飘儿”——一个和几个人合租旧公寓房的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包兰。包兰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网上买衣服，有的没穿几次就扔了——

包兰处理她不要了的衣服也很干脆利索，她把小区门口收旧货的大婶喊上来，让她把那个脏兮兮的蛇皮袋张开来，她就朝着那个张开的口子，一件一件往里扔，扔一件，那大婶就“哎哟”一声，扔一件，大婶就“哎哟”一声，包兰就笑，和包兰同住的室友也一起笑。

她甚至荒唐地买回了自己曾经卖掉的裙子——

她还在东摸西拉地欣赏她的得意之作，她发现了裙子的口袋，口袋就在线缝中间，真是实用而又隐蔽，设计真的很精巧哎，包兰又赞叹了一回，她的手伸进口袋，触碰到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她掏出来一看，是两张电影票，包兰奇怪地说，咦，怎么会有电影票？室友说，不要是网店老板暗恋你，送你的哦。包兰说，去，谁知道那是男是女，是人是狗呢。大家都笑，包兰又看了一下电影票，是两张过了期的票。

包兰也没多想，就将它们扔掉了。

包兰已经忘记了，这是她和她的男友一起去看电影，只不过男友现在已经是前男友了。

男友是前男友，裙子是前裙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混在城里孩子的老人们，他们靠拾荒给他们寄钱，他们再毫不心疼地花出去。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个现象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这就是：人越缺乏什么越要凸显什么：贪官要凸显廉洁、富人要凸显节俭，而出身低微的人一定要凸显阔绰挥金如土。这种虚荣现象几乎是一种奇怪的通病。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范小青的这篇《碎片》，仍然是她对城市荒诞生活批判的继续。同时，虚荣的年轻人与贫困中的拾荒老人构成的比较，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它当然也与情义有关。

吴文君的《立秋之日》，起笔貌不惊人，在一辆长途汽车上，李生要去扫墓，

遇见一个陌生的瘦子，两人虽不相识，但说家常抽香烟，宛如熟人。未想到风波骤起：包括瘦子在内的四个劫匪洗劫了车上所有的人。李生没有被抢躲过一劫，于是成了最大嫌疑人被带进了派出所。所长认识李生，他又躲过一劫被放了出来。李生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是为什么。李生还是不放心未完成的扫墓——

这一天上午，他又去了车站，等车的时候，忽而眼前晃过那四个人的身影，心里一惊，凝神再看，果真是那几个，绝不会错，都是三十来岁，天冷，都穿上了体体面面的外套。

李生看着他们登上一辆车。那戴细金边眼镜的瘦子清清楚楚也在其中，在一窗边坐下，悠然吸着烟。

李生只觉一个念头呼之欲出，盯着他看着，看着，恍然想起几个月前他在市内坐公交车，前面一个人掏钱带落一把钥匙，用一根红线拴着。虽然“当”地响了一下，这个人并没有听见。李生拣起来还给了他。

他放过他，就因为这枚钥匙？

小说写尽了人性的复杂性。细微处见到吴文君处理细节与理解人性的功夫。在这样的细微处，吴文君倒是让我们从劫匪那里看到了一丝与情义相关的一道微光。

吴君的《生于东门》，似乎还是写底层人生活的小说：东门是深圳关内，因此陈雄非常有优越感，邓小平根本就没有把关外划在深圳的圈里。他发誓也要把儿子生在东门。但是，陈雄的命运实在是太差了，他即便在东门，也只是一个拉客仔。孩子甚至阿妈都看不起他，被看不起的陈雄，还有谁会看得起他的孩子。所以儿子陈小根在学校也受尽了欺辱，回到家里再受父亲陈雄的奚落；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妻两人口角不断也多为生活琐事。所谓浑浑噩噩的日子，大概就是陈雄过的日子。但是，当儿子陈小根要过继给香港商人、儿子就要留在香港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包括父子、夫妻。陈雄也许第一次体会了亲人的感觉。小说写尽了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在一切即将改变的时候，人间的暖意徐缓地升起来了。这是吴君小说的一大变化。事实也的确如此，穷苦人也不是每天都泡在黄连里，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和欢欣。小说在波澜骤起处的设计与构思，大起大落摄人心魄。吴君将父子亲情写得如此真切，但她也必须像葛水平置换了时间一样，置换了空间环境。她将父子两人最后的关系一定要设计在香港而不是他们的家乡。显然，吴君在处理父子情义时也遇到了困境。

格非在他新近出版的研究《金瓶梅》的著作——《雪隐鹭鹭——〈金瓶梅〉

的声色与虚无》的前言中说：“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给我的种种困惑，也是写作次数的动因之一。《金瓶梅》所呈现的16世纪的人情事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我带来了极不真实恍惚之感。这种感觉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有些疑心，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金瓶梅》是写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小说，小说写尽了那个转折时代人的情色和利益欲望。“情义”在《金瓶梅》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时至今日，通过上述小说加剧了我们对今天情感生活的紧张感和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我十分犹疑，小说中表达的无处不在的“情义危机”，是否在我们的叙事中被强化或夸大了？现实生活的映像是，电视上可以豪车宝马地谈婚论嫁，郎才女貌是交换婚姻的必备条件。如此等等，那是我们情感生活处境的全部吗？再一方面，文学在某些方面真实地表达生活之外，是否也需要用理想和想象的方式为读者建构另外一种希望和值得过的生活呢？这当然是老生常谈。

注：

1. 刘庆邦：《杏花雨》，载《人民日报》2015年4月1日副刊
2. 黄咏梅：《证据》，载《回族文学》2015年1期
3. 张楚：《略知她一二》，载《江南》2015年1期
4. 葛水平：《望穿秋水》，载《芙蓉》2015年4期
5. 陈莉莉：《幸福链》，载《西湖》2015年3期
6. 戴来：《表态》，载《人民文学》2015年1期
7. 弋舟：《光明面》，载《作家》2015年15期
8. 弋舟：《平行》，载《收获》2015年6期
9. 邓一光：《簌杜鹃气味的猫》，载《中国作家》2015年5期
10. 范小青：《碎片》，载《作家》2015年7期
11. 吴文君：《立秋之日》，载《青年作家》2015年1期
12. 吴君：《生于东门》，载《中国作家》2015年7期
13. 格非：《雪隐鹭鹭——〈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译林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1-2页。

目录

表 态	戴 来 / 001
塔拉，塔拉	
——致我呼伦贝尔的朋友	乔 叶 / 009
刺杀希特勒	娜 彧 / 028
立秋之日	吴文君 / 037
证 据	黄咏梅 / 046
送 别	哲 贵 / 060
我们何时能够醒来	王小王 / 071
缔结了就不会消失	杨小凡 / 080
望穿秋水	葛水平 / 096
美丽的高楼	祁 媛 / 108
杏花雨	刘庆邦 / 129
情歌考	龙仁青 / 138
布衣之诗	蔡 东 / 145
回 家	付秀莹 / 157